禮記質疑

禮記質疑卷十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禮器

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

孔疏筠是竹外青皮顧命敷重筍席鄭云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嵩燾案說文筤竹膚也筠筤同字玉篇筤竹表也又別出筠字廣韻筠竹皮之美質也即據此經爲說方氏析疑筠从均得聲當爲竹節謂其長短畧均也竹有節所以約束而能固禮亦君子所以自約束也似此說得之說文節竹約也有節以約之而後體直而幹堅鄭注端本也竹箭之節松柏之心皆所謂本節者秩敘之外惣心者調理

之內含下文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乃所謂文也說文竹膚
節亦膚之外見者釋名膚布也布在表也故筠可以賅竹膚
而不得專據爲竹之青皮顧命篾席析竹爲之說文所謂筡
析竹筤也筠爲竹膚統節爲名禮器自據竹節言耳

順於鬼神

鄭注鬼神所祀事有德也孔疏祀之必順不濫逆也嵩燾案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
也凡五項天時有生春秋異品故曰合於天時地理有宜水
陸異產故曰設於地財人官有能繁簡異施故曰合於人心
物曲有利隆殺異用故曰理萬物分承上四項不及鬼神鄭
注天時地利人官物曲言皆有異鬼神亦當有別異若大宗

伯禋祀實柴𣄃燎血祭貍沈疈辜肆獻饋食數者之分惟能知鬼神之情狀爲之報祀所以爲順下文天不生地不養鬼神弗饗而承天時地財二項言之而推及鬼神又云居山居澤則但申言地財而已錯綜變化益見行文之妙鄭注祀事有德僅祭法中之一義孔疏以理萬物别爲句言能上數者則萬物各得其理並於文義未洽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

鄭注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禮之大倫謂貢賦之常差孔疏經法也倫猶例也濤壽案地物所出與地廣狹義複經云禮亦不爲貢賦言之應氏鏞云定國猶立國也方氏析疑

數蓋隆殺之禮數也如公九侯伯七子男五之類其說至允周禮典命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左傳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正此數字注脚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朝聘喪祭之禮一視其等數故曰爲禮之大綱經常也說文倫輩也軍發車百輛爲輩輩謂以類爲次九儀之命爲五服之次而封國廣狹不必適均職方氏凡邦國小大相維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班爵同而壤地參差又別爲之等次如左傳所謂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一以地爲率故曰禮之大倫倫猶次也至於薄厚視年之上下則隆殺損益歲爲之制如掌客所謂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是也大經者所奉一王之大法大倫者國之常制

其有薄厚則一時豐殺之節也王氏經義述聞與卽以也史記貨殖傳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漢書楊雄傳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並以與二字互文

體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

鄭注言聖人制禮所先後也孔疏揖讓干戈之時於禮中最大故云時爲大堯舜桀時者一代之典章互有因革不相襲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則與時違矣故時爲大順與宜爲近順者天理自然之秩敘宜則品章節目裁之以義而各當於心體與稱爲近體者人心自然之別異稱則度數儀文制之爲經而不過乎物 案下文皆因事取證如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聖人乘天之時以有天下而一代之禮興豈遂以時爲禮哉 此就行禮之實以推求制禮之原有是

五者之次不當以輕重先後論之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鄭注稱牲體之大小而為俎官指助祭者言百官喻衆也疏助祭各有俎播及胞翟雖復羔豚之小百官一切皆得小而皆得大而不餘是各稱牲體也嵩燾案特牲記尸俎祝俎阼俎主婦俎佐食俎所載體骨有常數賓及長兄弟及宗人皆有俎下及衆賓衆兄弟內賓宗婦公有司私臣有司徹尸俎四侑俎三阼俎四主婦俎一所載體骨亦有常數此豈足云稱哉說文羔羊子豚小豕毛詩傳小曰羔爾雅豬子曰豚鄭注儀禮羊豕曰少牢祭有特豕有特豚內則庶人特豚士特豕禮運燔黍捭豚雜記宗廟之器釁之以豭豚曲禮豕曰剛

豵豚曰腯肥豕豚各別王制亦云獻羔開冰羔豚之祭葢禮之簡者經意大夫少牢士特牲羔小羊亦可充少牢豚小豕亦可充特牲百官皆足言一命之士皆能取辦所謂稱家之有無也太牢之祭則大夫以下家雖有餘亦不得用尊卑制度不可踰也所謂稱也鄭注恐失之

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鄭注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易曰十朋之龜闡者謂之臺孔疏兩邊築闍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嵩燾案爾雅十龜四曰寶龜鄭注引書遺我大寶龜樂記靑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寶者何龜靑純也似龜大者爲寶龜亦謂之守龜此下及郊特牲並云龜

爲前列以充庭實之首當卽此論語臧文仲居蔡何注引包
咸云蔡諸侯之守龜長尺有二寸左傳昭二十五年臧昭伯
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是臧氏世有寶龜白虎通引
禮三正記天子之龜長尺有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
寸所謂寶龜者尺以上之龜也士昏禮卜納吉士喪禮卜人
貞龜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大夫士皆有卜卽當有藏龜亦
未聞大夫不藏龜貝之說所不得藏者寶龜耳鄭謂古者貨
貝寶龜疏引漢書食貨志言王莽以龜貝爲寶貨二枚一朋
虞氏易十朋之龜卽據爾雅十龜言之鄭引以爲龜貝非也
爾雅亦云四方而高謂之臺雉門兩觀爲方臺逸周書作雉
解應門庫臺臺卽觀也爾雅觀謂之闕郭注宮門雙闕三輔

黃圖周置兩觀以表宮門韻會兩觀雙植中不爲門然則臺門者因臺爲門卽雉門之兩觀也下文天子諸侯臺門與寖門反坫並國君宮室之制疏云築闍爲基基上起屋似無此制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鄭注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萬齋案周禮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而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八饋食

八加豆八羞豆二是天子禮豆二十六而庶羞不在列案陸氏佃引醢人文以釋豆二十有六之數王氏詳義述闕以朝事饋食宗廟之祭此天子之豆非指祭祀言之以難陸氏其實禮豆止有此數周禮籩人醢人並領於大宰非專掌祭祀之官也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下大夫之正豆六是無加豆也案昭六年左傳季孫宿如晉晉侯饗之有加籩武子請徹加而後卒事杜注周禮大夫三獻三獻之禮無加籩豆公食大夫禮又云上大夫八豆此云八豆六豆正據儀禮言之聘禮堂上八豆以韭菹醓醢爲次西夾六豆亦然是周禮掌客之上公四十豆侯伯三十二豆子男二十四豆與牢禮並致之賓自堂上正豆外餘皆爲庶饈公食大夫禮士羞庶羞十六豆又云上大夫庶羞二十豆此不言者禮食豆數不及庶羞案僖二十二年楚子入饗於鄭九獻加籩豆六品杜注用上公之禮是上公九獻加豆六其庶羞不與禮豆之數聘禮記凡

致禮用其饗之加籩豆則是四十豆三十二豆二十四豆之等並不列於正豆也鄭注引周禮之文與此所陳豆數各爲一義而沿聘禮之文以侯伯子男之正豆設於堂上者同爲十二豆周禮侯伯與子男異等不宜東西夾之豆減去其半而正豆反從同也案王制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此云上大夫卿也周禮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卿加一等而後得上視伯是天子之卿禮數正視子男此云上大夫八豆以賅子男鄭注恐誤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

孔疏儀禮之例一種席皆稱重燕禮注重席重蒲筵是也與席稱重則此經是也嵩燾案周禮司几筵掌五席之名物大朝覲大饗射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先王

胙席亦如之諸侯祭祀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胙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甸役設熊席是天子席三諸侯席二而天子甸役席一陸氏佃以爲筵皆單設席則重引書敷重篾席敷重筍席行葦傳亦云設席重席也再重有筵則席亦單設無加席則筵重據公食大夫禮宰夫設筵加席大射禮司宮設賓席戶西南面有加席公食記云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是自大夫以上皆有加席而筵視席蹤倍燕禮設加席筵賓無加席主人獻卿司宮卷重席設於賓左諸公先卿獻之無加席案大射禮獻卿獻公並同燕禮視大射公食禮爲簡故賓無加席而獻卿有加席亦與大射同儀禮云重席云加席盖通言之鄭注燕禮據鄉飲記蒲筵重席爲說恐誤所謂加席者皆加席筵上鄉飲酒禮賓若有

遵者席於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鄉射禮大夫有遵者席於
尊東大夫辭加席而鄉飲鄉射記並云蒲筵緇布純似所設
蒲席而已其三重再重當並爲蒲席所由與公食大夫異也
大射禮燕禮並云鄉辭重席司宮徹之公食禮賓坐卷加席
公不辭鄉飲禮鄉辭一席使一人去之鄭注辭一席自同於
大夫又云大夫辭加席委於席端主人不徹鄉射記大夫辭
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鄭注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就儀
禮之文求之凡加席皆徹鄉飲鄉射之重席不徹疑五重三
重再重之席通常席言之盡飾則加席公食記蒲筵常萑席
尋是加席之制小於筵而露本席於外鄭注司几筵數陳曰
筵藉之曰席筵所以爲位而加席以飾之案司几筵甸役熊席無加席蓋甸役

武事不盡飾也陸氏謂筵單設然則天子之席何役一重矣而謂筵與席忽單忽重以就五重三重再重之數恐禮制不如是之煩也 顧命之四席皆曰敷重是卽筵也筵當重加席小於筵以在五重三重再重之外故曰加疏釋儀禮之文多未合者而引熊氏祫祭五重禘四重時祭三重司几筵職是也尤屬臆爲之說

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

鄭注天子葬五重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禮之一重者嵩燾案既夕禮有折有抗木有抗席有茵蓋外椁累木四周而上下空下有茵以藉棺上有

折以施抗席而後加抗木天子之椁抗木五重諸侯抗木三
重大夫抗木再重於禮無徵而一椁之上累抗木五疑非制
也檀弓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杝棺一梓棺二方氏
析疑以爲革棺如合甲爲二重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
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
五重三重再重正言棺不數椁椁上下空不得云重也翣者
棺在車以飾帷㝎以飾椁是此五重八翣三重六翣再重四
翣卽謂天子以下棺椁之制也鄭注誤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
鄭注大路繁纓一就殷祀天之車也孔疏次路殷之第三路
樹滋案明堂位大路殷路也據晉郊禘言之鄭注下大路繁

而越席云大路殷路也注郊特牲乘素車亦云素車殷路也
因考左氏傳言大路者凡二義僖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大
路之服襄十六年鄭公孫蠆卒王追賜之大路襄二十四年
穆叔如周聘賜之大路定四年分魯公康叔唐叔皆以大路
據周禮金路以封同姓則所分者金路也餘不詳何路是凡
王所賜皆謂之大路此一義也桓二年大路越席杜注大路
玉路祀天車也是祀天謂之大路此一義也巾車五路玉路
以祀金路以賓象路以朝革路以即戎木路以田木路次五
以封蕃國而天子乘之以祀天於義舛矣就周禮之文推之
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金路九就象路七
就革路五就木路不言就鄭注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木路

之飾與革路同繁纓者馬飾也就數之多寡合五采罽計之
鄭注士喪禮馬纓三就云飾纓以三色盝條絲也則此之一
就當爲一色罽若絲其色赭也案巾車木路前樊鵠纓鄭注前讀爲緇翦之翦淺黑也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據此則木路樊纓止一色郊特牲言素車者繁纓一就也
越席也皆言乎車之飾也其車則仍玉路也其所建之旗則
仍太常十二斿也故曰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尚黼黻文繡
之美疏布之尚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元酒明水用以陳
非廢酒醴也疏布用以羃非廢文繡也則素車亦言車之飾
而已非廢丹漆雕幾也郊乘木路魯禮也蓋周公攝政殷禮
也成王賜周公天子禮樂而祭以白牡乘以木路亦猶行殷
之禮也明堂位特著其文所以別於凡言大路者之爲玉路

也而反用此以概凡經之言大路者宜其齟齬不能通矣周
用四代之車無尊殷路爲大路而用以郊天之理經云大路
卽巾車所謂玉路以祀以郊天尊之曰大路次路者副車也
鄭注尚書顧命大路玉路綴路玉路之副先路象路次路象
路之副雜記諸侯相襚以後路先路不以襚鄭注不以己之
正者後路貳車也七就於巾車爲象路貳車之飾不必各以
其等就數之多寡加於大路可以隨事爲之大路一就次路
當止於七就耳疏以殷之第三路釋之未詳所據

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

鄭注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嵩燾案左傳昭三年
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是釜受

六斗四升鍾受六斛四斗小爾雅釜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是釜受一斛六斗缶受四斛大於壺者四恐不足據魯語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韋昭注缶庾也聘禮曰十六斗曰庾據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稯韋昭卽以藪當缶案周禮陶人庾受二瞉鄭司農云瞉讀爲斛斛受斗斗鄭注豆實三而成瞉則瞉受斗二升藪所受數倍於庾如說文十二爲斛則庾實二石又大於藪以藪當庾恐誤爾雅盎謂之缶廣雅盎謂之盆陶人盆實二鬴鄭注量六斗四升曰鬴二鬴則石二斗八升瓦器可以盛酒而大小無定式門外之缶與藪同量當十六斗若如韋注之庾當受二石如廣雅之盆盎當受十二斗八升

至敬不壇埽地而祭

孔疏此謂祭五方之天初則燔柴於泰壇燔柴訖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嵩燾案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五帝亦郊祀典瑞以祀天旅上帝凡言旅帝皆五帝也司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祀五帝亦如之是以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不別言五帝五帝葢亦禋祀郊特牲祭天埽地而祭固以天統之孔疏以屬之五方之天未詳所據大司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孔疏土之高者爲邱葢取自然之邱圜者象天郊特牲兆於南郊卽因丘而爲之兆祭法燔柴於泰壇泰之言大也又因丘之兆而謂之壇爾雅非人爲謂之丘卽據圜丘言之此經所謂因吉土以饗帝於郊是也廣雅圜丘泰壇祭天也兼釋儀禮戴記其實一也周禮禋祀昊天上帝爾

雅祭天曰燔柴燔柴即禋祀疏謂燔柴訖埽地而設正祭是
禋祀之外別有正祭於禮無徵而祭天又於泰壇之外於義
爲尤舛矣陳氏禮書承孔疏之誤遂謂泰壇設於圜丘南泰
折設於方丘北周禮明言地上之圜丘澤中之方丘圜丘擇
之地上所謂因天事天也而就其在上者曰壇方丘求之澤
中所謂因地事地也而就其方曰折互文見義明白顯著此
經云不壇謂以泰壇爲名而其實圜丘之因地者未嘗積土
爲壇也孔疏失之甚遠

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

鄭注廢猶去也棜斯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大夫用
斯禁士用棜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嵩燾案孔疏引

玉藻大夫側尊用棜士用禁鄭注士冠禮禁承尊之器因爲酒戒注士昏禮禁所以庪甒注鄉飲酒禮鄉射禮斯禁禁切地無足者注既夕禮棜今之轝也注特牲禮棜之制上有四周下無足注少牢禮棜無足禁者酒戒也其注玉藻云棜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棜與此同是棜卽斯禁無足而禁有足儀禮注甚明此注又析斯禁棜禁爲二云足高三寸似別出一義特牲禮亦用棜鄭注祭尙厭飫故與大夫同然則棜禁大夫士通用之燕禮君尊瓦大兩有豐鄭注豐形似豆卑而大大射禮膳尊兩甒有豐鄭注膳尊君尊也豐以承尊聘禮記瓦大一有豐鄭注豐承尊器鄉射禮設豐鄭注豐所以承爵公食大夫禮賓於觶加於豐鄭注豐所以承觶說文鄉飲酒

有豐侯者崔駰酒箴豐侯沈湎圖形戒後是豐亦以示戒與禁同義尊與觶皆承以豐而少牢禮云司宮尊於房戶之間同棜燕禮兩瓦大大射禮兩甒不云同豐是豐各別也周禮司尊彝彝皆有舟尊皆有罍鄭注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罍神之所飲也尊罍同器而云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大尊山尊皆有罍與上皆有舟對文說文櫑或為罍酒尊刻木作雲雷象漢書櫑具劍晉灼注劍首刻木如花初生是櫑當為刻木作雲雷以承尊天子諸侯之尊皆有器以承之陸氏佃云廢讀如儀禮廢敦廢爵之廢無足曰廢禮家亦名豐為廢禁凡承尊圜大曰豐圜長曰舟刻雲雷曰櫑其制略同禁者各以大小為之有所制以承尊豐圜大能容無所制故曰廢禁疑

斯禁棜禁當有足而卑爾雅釋言斯離也說文斯析也謂之斯禁者稍離地而已玉篇棜几屬几案也几象形上平下有足鄭注棜禁局足說文局促也足卑微離地故亦謂之斯禁鄭謂棜制上有四周下無足四周猶若四相以四相木支地不別爲之足儀禮注云無足此云局足義正相成疏家未能深究耳

天子之冕朱綠繅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鄭注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繅孔疏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言夏殷也周則旒數隨命數士爵弁無旒嵩燾案方氏愨云繅五采曰朱綠者舉其華者以賅之與雜帶君朱綠同義其說是也然據弁師諸侯繅旒九就瑉玉

三采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鄭注三采朱白蒼也侯伯七就子男五就繅玉皆三采孤四就卿三就再命之大夫再就藻玉皆朱綠是再命之繅止於朱綠於天子之五采畢朱綠以概其餘明示之等而所尙則文也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各下侯伯子男一等王制謂天子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鄭注大宗伯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其司服職云孤之服希冕卿大夫之服元冕士服皮弁通侯國言之鄭注弁師再命之大夫承孤卿爲說亦侯國之制也經云上大夫周官之六卿也下大夫亦賅中大夫疏沿司服之文而不知孤卿大夫之下通於侯國亦不善申鄭義矣

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幂椫杓

鄭注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椫白理木也孔疏祭天用陶匏用犧爲尊是夏殷禮也疏布幂者謂郊天時以疏布爲巾以覆尊也崇熹案周禮幂人祭祀以疏布巾幂八尊以畫布巾幂六彝鄭注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宗廟可以文鄭意祭天無祼獻故分言之而凡尊皆疏布幂不得專云祭天明堂位於灌尊下云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灌尊幂用畫布勺亦加飾凡尊不加飾也與上大路各爲一義鄭引大路爲殷路孔氏遂並犧尊爲夏殷之禮明堂位犧象周尊也周尊首犧尊不應祭天去不用梓人爲飲器勺一升勺爵皆木爲之龍勺疏勺蒲勺加飾而已陸氏佃云凡木不

飾爲椢樺者其本質也故鄭訓爲白理木集韻畢通作檀史記歷書旃蒙單關徐廣曰單閼一作亶安楊倞注荀子議兵篇路亶謂上下不相覆新序作落單是樿檀字通說文檀堅韌之木本草有紫檀白檀鄭別之爲白理木或此也疏一以郊天釋之而云貴素故用白理木爲勺大誤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

鄭注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孔疏併豚兩肩不掩豆周人貴肩肩在俎不在豆假豆言之嵩燾案周禮瓬人爲豆豆實三而成觳鄭注觳受斗二升豆實四升說文豆食肉器也特牲禮佐食舉肺脊舉幹尸受加於肵俎舉骼如初舉肩如初少牢禮上佐食舉牢幹尸受加於肵舉牢骼如初舉牢肩加

於所而特牲禮舉幹下云尸實舉於菹豆是凡侑食舉牲體
加於菹豆而後食之而歸其餘於所俎許君所以釋豆爲食
肉器也豆非所以盛牲體併豚兩肩不捭一豆亦恐未然上
文羔豚而祭百官皆足羔豚可以充少牢而豚覩羔爲大豚
肩不捭豆羔更可知經意但喻其小而已不必竟據牢俎之
供也

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
品

鄭注祭祀不爲求福自求多福福由己耳麾之言快也祭有
時不以先之爲快也不樂葆大謂器幣葆之言褒也嘉事之
祭致夫人是也禮宜告見於先祖不善之而祭蒿蘩絮此經

前半推闡稱字之義稱者豐殺多寡之適宜也此復承上祭則受福而言祭者誠孝之本豐殺多寡之數皆末也又因以推見禮之大原制度文爲有不能盡者郊特牲祭有祈焉有報焉祈報者祭祀之大常也然祭祀之所由起並祈報之云哉經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祇是祈報之義大祝有祈尸有嘏或因事或以常祭聖人達鬼神之情狀以和人情非曰祭祀之本意然也說文麾旌旗所以指麾似不得爲快也麾者招麾行事其於禮率蚤者蚤莫失常其於禮數又由祈推言之葆大猶言盛大若年穀之順成國家之豐豫所以爲報也嘉事者冠昏之告見廟寢成器之釁禮又由報推言之凡此所有事皆非祭祀之義之所繫至於祭祀所由

行牲牢也籩豆之品也備物而致其誠敬者也要其爲物則亦末焉而已矣疑此經義當於文外求之

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鄭注奧當爲爨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失之嵩燾案特牲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鄭注引舊說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饔爨用黍肉無籩豆俎而注月令祭先竈云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是爲五祀之正祭祭祀之饎爨於西堂下其亨於門外東方牲牢魚腊亦異爨尸卒食而後獻主婦方有事於籩豆故饎爨之祭以宗婦饔爨以亨人其禮簡不當燔柴周禮大宗

伯以實柴祀星辰襄九年左傳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杜注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鄭氏所謂祭火神燔柴即據周禮爲說夏祀火正亦祀竈竈者地祇之祀也特牲禮主婦視饎爨視爨婦職則祭竈亦婦事也故曰老婦之祭先炊固不必爲婦人疑此奧爲竈之奧其祭竈也當依鄭後說作竈有撕而播也

鄭注撕之言芟也謂芟殺有所與也若祭者貴賤皆有所得不使虛也蒿蘱案玉篇廣韻並云撕投也集韻投版以堰水曰撕撕从斬說文斬截也投版堰水亦是截制之義撕而播與推而進對文如宣十六年左傳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之類撕然有制而其播於下也無微不至似不得

有芟殺之義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鄭注一者俱趨誠也言所尚雖異禮則相因耳嵩燾案此經上文鄭注一謂誠也爲朱子中庸注所本經意自謂禮者顯人性之固然昭事理之極則三代無能易也至其服色之尚儀文之末王者整齊天下以示一朝之大法而精意不存焉三代之改正朔異權量別衣服皆是也因兼因革損益言之謂因其已然之迹而知所以變而通之推而行之也下二語別立一義以足上意鄭注疑未合

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

鄭注大饗祫祭先王也嵩燾案戴記言大饗者七郊特牲一

言天子饗諸侯一言諸侯相饗月令言大饗帝仲尼燕居言兩君相見此經三言大饗一言王事則亦天子饗諸侯也其二言宗廟之祭據周禮大司樂祀天神祭地祇享先祖大宗伯言享先王者六是宗廟之祭通曰饗鄭注尚書盤庚大享烝嘗也宗廟時祭皆可云大饗司尊彝春祠夏禴用犧尊象尊秋嘗冬烝用著尊壺尊追享朝享用大尊山尊鄭注追享禘朝享祫而六尊以犧象爲上尊大尊山尊爲下禘祫二者由時祭推行之其禮不重於時祭案司服享先王袞冕享先公鷩冕鄭注先公謂后稷之後太王之前不窋至諸盩大傳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周公制禮當成王之六年四親廟實始於太王周禮不詳祫禘之文所云享先公卽祫祭也其服鷩冕殺於宗廟之袞冕此其明證郊特牲有虞氏尚氣血腥爓祭用氣也鄭注司尊彝朝踐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

禮運所謂薦其血毛腥其俎凡宗廟之祭皆然皇氏侃云郊

大饗三獻並有血腥爛孰此據設之先後言者是也郊者天

也大饗者宗廟也其不專主祫祭明矣司尊彝以追享朝享

爲四時之閒祀由宗廟時祭而上溯之以合祀先王先公又

追其祖所自出而名之大禘大祫所以爲禮之盛也非謂以

禘祫爲重而四時親廟之祭反殺其文也漢儒言禘祫之說

各執一義而皆以其禮隆於時祭證之周禮而有以知其不

然矣

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

鄭注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蒼帝靈威仰先有事於頖宮告后

稷也嵩燾案鄭氏說禮以禘爲祭昊天圜丘郊爲祭感生帝

於南郊蒼帝靈威仰火德所自生也尚書中候云姬昌蒼帝子其說誕而不經王肅難鄭義於此爲最偉春秋書卜郊者四皆以夏四月書郊者三一以九月一以夏五月一以夏四月襄七年左傳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以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成十七年公羊傳郊用正月上辛是魯郊以祈穀也毛詩傳閟宮姜嫄之宮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於周爲先妣於魯但爲禖宮魯固無后稷之祀以后稷配郊尤無先郊而祀后稷之文郊特牲卜郊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射義亦有將祭習射於澤之禮魯之頖宮卽澤宮也此與下有事於惡池有事於配林文同而義異公羊傳大山河海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晉之惡池齊之配林所專祀也泰山及河

齊晉不得專祀而亦略涉其境焉因推而望祀之孔疏先告惡池小川先告從祀者配林是泰山之從祀者也皆恐未然

樂有相步

鄭注相步扶工也嵩燾案周禮眡瞭凡樂事相瞽鄭注相謂扶工其鄉飲酒禮工四人相者二人云相扶工也樂工用瞽矇故有扶之者陳氏集說因謂扶相其行步非也相拊也樂之將終以相節之步綴兆也舞之方始以步準之義疏引樂記曰治亂以相又曰三步以見方正如禮之有擯以相道其步趨之節也

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

鄭注朝廷養賢以樂樂之也二者反本也嵩燾案祭義建設

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眾反始也周禮籩人有朝事之籩醢人有朝事之豆朝事謂朝踐之禮經意據祭祀言之無因關入養賢郊特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其云有虞氏尙氣殷人尙聲周人尙臭皆原天地之始兆端於冲漠有氣而後有形有聲而後有色有臭而後有味聲之以樂所以合氣於無形之始也人之初生但有哭泣耳色與臭味未發而聲先焉哭泣者生而能然者也樂者聲之動而與神合漠者也夫是之謂反本舊注恐失之

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

孔疏財物猶云才性也聖人制禮因萬物之才性而致其義

㠯齋案義疏財與材同物各適用之謂材因所用之物推極

其義得物理之宜而後行之竊疑財與材同是也材者其本體也物事也用也凡有事於祭祀者與物相應而後其義顯焉天時朝夕邱陵川澤物也天地日月山川之祭所以爲道之體也財也陳氏集說云財物玉幣牲牢黍稷之類似又與下文不相應

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

鄭注君子愛物見天雨澤皆勉勉勸樂孔疏天地感祭而降雨澤君子樂之所以與天地合德嵩齋案祭義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即此二語之義雨澤者天時之見端也因天時自然之運油然而沛爲雨澤君子以知春秋之時之變而亹亹焉自達其

心之誠而不容已此祭享所由興也左傳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卽此義

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

鄭注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於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嵩燾案周禮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云治中謂治職簿書之要小司寇登中於天府卽其事也凡計最要會謂之中巡守燔柴於四嶽各以其方之功狀告成於天名山者四嶽也吉土者圜丘也巡守五年一至方嶽故以瑞應言之圜丘有常祀故以歲功之應言之變文言帝帝卽

天也祈穀郊天而月令言祈穀於上帝亦此義鄭氏一以饗帝屬之五帝五帝亦郊祀也而分繫之四時非大報天反始之義至其以緯書釋經遂假升中於天爲封禪之徵有宋諸子辭而闢之功尤偉矣

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

孔疏罍尊當阼階堂上設之犧尊當西階堂上陳之大射禮大鼓及應所懸不同祭與射別也嵩燾案特牲禮尊於戶東元酒在西少牢禮司宮尊兩甒於房戶之閒有元酒凡尊西東列司尊彝六尊以犧象著壺太山爲次宗廟之祭二貳故酒正幂人皆云八尊春祠夏禴用兩犧尊兩象尊則二尊西列著壺太山四尊東列秋嘗冬烝用兩著尊兩壺尊則犧象

著三尊西列壺太山三尊東列追享朝享用兩太尊兩山尊則犧象著壺四尊西列太山二尊東列君酌西尊犧象二尊常列西夫人酌東尊泰罍二尊常在東故錯舉以明之罍者明堂位所謂山罍夏后氏之尊也禮運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由室以達之堂而與戶相屬特牲少牢謂之戶東者是也尊位堂東不及阼階曰阼者謂與戶東相值也西者戶東之西也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應鼙在其東一建鼓在西階西南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是懸鼓凡三面而皆在應鼓之右擊鼓者面鼓則右手與應鼓相值鄭注大射禮朔鼙朔始也奏樂先擊應鼙經云懸鼓在西應鼓在東正其例疏乃以此經在西在東爲西階阼階之分恐誤

遽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鄭注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也嵩燾案經意由家國天下之治亂而推極人之一身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卽此義制禮以節事脩樂以道志事之所函而措諸德業皆禮也志之所顯而發諸聲容皆樂也君子之人達達此而已引遽伯玉之言止此一語所謂達者達於禮樂之原則事達而行之必節志達而發之皆和故下兩引喻以明之謂觀其志與事之皆達而知君子之於禮樂深也與人謂與人相交接禮樂由交接而生君子應人接物一依於禮樂萬事萬物之施行皆一身之節度也故曰慎其所以與人爲君子之行禮者言也疏

申鄭意言有德君子自達理義陳氏集說因以觀其器觀其發皆屬之君子不知此言禮也非言君子之觀禮也熟玩經義當自得之

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

孔疏侯伯子男之君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盎薦孰時君亦不獻故夫人獻酒嵩燾案祭義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祭統及迎牲君執紖宗婦執盎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皆錯舉爲文特牲少牢禮尸卒食酳尸主人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大夫士饋食侑食而已酳尸而後獻天子諸侯之祭始於祼獻制祭燔肝又有獻陸氏佃謂祼獻後有從獻不與正獻之列郊特牲所謂舉斝角詔妥尸者是

也經云夫人薦盎明君獻而夫人從君以獻也君親割牲卽郊特牲之肉袒親割羞肝肺心升首乃行朝踐求神於陰陽之間禮之至嚴者也故曰凡祭愼諸此案鄭以制祭當朝事割牲當進熟饋食薦熟不得云割牲司尊彝醴齊緹酌盎齊況酌鄭注醴齊濁以明酌泲之盎齊差清以清酒泲之泛從醴緹沈從盎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獻用五齊而泲以三酒薦盎薦酒亦錯舉爲文孔疏以經言夫人遂謂君不獻者誤也

設祭於堂爲祊乎外

鄭注設祭之饌於堂人君禮焉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孔疏設祭於堂者謂薦腥爓之時設

案特牲禮羹飪實鼎陳於門外實籩豆陳於房中盛兩敦

陳於西堂佐食舉牲鼎舉魚腊鼎升肵俎然後入設少牢禮羹定陳鼎五主人出迎鼎陳鼎於東方當序南俎設於鼎西肵俎在羊俎之北相從入設郊特牲所謂直祭祝於主者是也在迎尸前其言設祭於堂與上羹定詔於堂實爲一事其祭仍在室而不在堂鄭注人君禮焉蓋若少牢禮主人出迎鼎所設之饌必躬親也疏以朝踐薦腥爛當之恐乖鄭意毛詩傳祝祭於祊祊門內也鄭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語甚分明獨其注禮以祊當繹祭與上設祭於堂曠遠不相及郊特牲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正與此二語相發明祭統鋪筵設同几詔祝於室而出於祊言入事之於室而出求神於門皆在未迎尸前疑

祭禮之有朝踐薦腥爓皆事主於室之事祭義建設朝事燔燎以報氣薦黍稷以報魄特牲少牢禮設兩敦黍稷祝酌皆在主前知朝踐尙無獻酬之禮也祭義羞肝肺首心薦腥之事也少牢特牲禮設兩鉶芼薦爓之事也禮運作其祝號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謂朝踐醴醆以獻薦其燔炙謂饋食正分兩截言之朝踐之祝號卽少牢禮之祝辭饋食之醴醆卽禮運君與夫人之交獻朝踐交神饋食而後有尸經言爲祊乎外外者門也時方求神未延尸繹祭賓尸然後事尸於堂鄭注混而一之而禮經之文乃多不可通矣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大饗其王事與

鄭注一獻謂祭羣小祀三獻謂祭社稷五祀五獻謂祭四望

山川七獻謂祭先公大饗謂祫祭先王嵩燾案賓祭皆有獻證之經義此所言蓋賓禮也大行人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諸侯相饗亦然昭元年左傳鄭伯饗趙孟具五獻之籩豆趙孟辭乃用一獻趙孟侯伯之卿其禮宜五獻五獻始有祼而文益著矣七獻始有酢而上同於神明之交矣大饗九獻則方伯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饗禮故曰王事案僖二十二年左傳楚子入饗於鄭九獻庭實旅百則諸侯之僭禮也下文特申言之知此一獻三獻五獻七獻之文通諸侯之相饗言也周禮之享先公即祫祭也中庸所謂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者是也鄭謂大饗祫祭先王而以七獻當享先公之禮則亦不知先公之祀何祀所謂祫者又何禮也

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

鄭注三牲魚腊籩豆之薦此諸侯所獻內金所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荆揚二州貢金三品龜陳於庭在前荆州納錫大龜金有兩義金次之言先入後設嵩燾案周禮掌客致禮有籩豆饔食太牢聘禮飪一牢鼎九前陪鼎陳牛羊豕魚腊大司樂所謂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此所陳大饗鼎俎籩豆鄭謂諸侯所獻恐非金者金奏謂樂懸也仲尼燕居入門而金作示情也郊特牲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鄭注以金參居庭實之間正與此相應鐘師掌金奏饗食奏燕樂鎛師饗食鼓金奏之樂皆是也儀禮大射鐘鎛南陳南陳則金奏

皆鄉內故曰內金太卜凡旅陳龜旅卽庭實旅百之旅饗禮當陳龜龜與金參居庭實之間所謂見情卽仲尼燕居之示情也所謂示和卽郊特牲之以和居參之也丹漆以下則郊特牲所謂旅幣無方覲禮所謂庭實惟國所有葢擧鐘懸及庭實錯雜言之樂懸言金賓出入奏夏九夏皆金奏也鄭注一以諸侯貢獻釋之誤案聘禮記凡庭實隨入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是庭實賓主皆用之私覿陳賓之庭實發陳主人之庭實舊注於此均未分明

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葢重禮也

鄭注肆夏當爲陔夏嵩燾案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大射禮奏肆夏賓升自西階賓醉降奏陔鄭注鐘師肆夏

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案韋昭注國語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又分樊遏爲二詩餘篇皆亡而以祴夏當儀禮之陔引杜子春云客醉而出奏陔夏即據儀禮爲說春秋左氏傳明謂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大司樂言奏夏者三通出入言之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不言出此云肆夏以送之不言入義正相承儀禮之奏陔或別一義仲尼燕居客出以雍徹以振羽燕射與兩君相見與天子之饗諸侯當各有所取耳

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

鄭注大旅祭五帝孔疏大旅是總祭五帝天與人道隔其禮轉難大旅具矣不如饗帝正祭之備嵩燾案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於

天言上帝主天言之於地言四望賅山川言之而通名之爲旅鄭注一以上帝爲五帝又以祭五帝爲旅恐未然典瑞又云大祭祀大旅其其玉器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眡瞭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笙師大旅則陳之鄭注陳之不涖其縣是大旅樂設不作而用玉幣與大祭祀同義疏云一獻質三獻文大饗極文之至至大旅又具文質之中饗帝則又用質文爲貴乎質爲貴乎議禮者可輕乎此論至精詩三百樂辭備矣而一獻之禮備文度數升降進退不賅於此也祭愈大則文愈繁又或轉而用質聖人制禮以義類求之而其精微可以質禮而不可以虛擬也疏云天人隔其禮轉難又云祭天禮備皆於義未盡

禮記質疑卷十終

禮記質疑卷十一

思賢講

湘陰郭嵩燾伯琛

郊特牲

郊特牲

孔疏大宗伯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司農云實牛柴上也鄭康成云實牲體焉郊唯特牲供燔燎正祭二處所用熊氏皇氏等以爲分牲體二處其實一特牲也嵩燾案鄭注大宗伯禋祀實柴槱燎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燔燎升煙所以報陽也疑郊以燔柴爲正祭其初迎牲惟薦血而已禮器云郊血者是也方氏析疑郊無薦獻經傳中言薦獻皆祭稷之事其言甚允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烝薦熟有所俎惟后稷配祀

有之召誥用牲於郊牛二傳云配以后稷所謂全烝者稷牛耳節服氏郊祀送逆尸鄭引春秋傳晉祀夏郊董伯爲尸韋昭注國語董伯姒姓所謂尸者穌尸也鄭意亦據以釋郊祀之尸爲稷尸有尸然後有獻燔柴之祭無獻案鄭注小宗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然大宗伯云凡祀大神祭大祇涖玉鬯大神大祇正據天地言之尸入亦當有祼疏謂燔柴之外別有正祭未免以意擬之爾雅祭天曰燔柴郭注既祭積薪燒之較疏義爲長而亦未盡薦血燔柴即所以祭經言郊事甚備而不一及薦獻足知事天燔柴以簡爲文惟此之致敬也案周禮牛人祭祀共其享牛與賓客饗射之膳牛軍事之犒牛喪事之奠牛並舉爲文而於祭祀共其享牛下云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蓋凡祭祀展牲告牷辨其毛色必先揀取之故言求牧人受而共之充人芻之惟祭祀之享牛爲然注引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求牛禱於鬼神而求福之牛謨分享牛求牛爲二又云享獻也獻神

之牛所以祭求終也終事之牛所以釋注家相承為說羅泌
路史享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牛陳氏祥道陸氏佃
皆主其說因謂祀天燔柴用求牛詳味周
禮牛人牧人充人之職有以辨知其誤矣經云特牲明不備
太牢召誥疏所謂天神尊用犢者是也而於此分燔燎正祭
為說案羅泌路史燔柴奉璞所以降神埽地而祭所以祀疑
禮經無降神之文大司樂天神皆降地祇皆出以天高
地下狀其感格之義耳燔柴瘞祀使其
氣上升以交於天亦不得為降神也反使經義不明宗廟
之燔燎羶薌與祀天之燔柴同未宜竝論也案疏云初燔用
祭義建設朝事用
燔燎羶薌見以蕭光為說郭注爾雅云既祭燔用此經
既奠然後焫蕭為說果爾則宗廟之祭亦得稱禋祀矣
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鄭注孕妊子也易曰婦孕不育崧燾案此申言用犢之義據
說文特牛父也與牡犅字為類玉篇特牡牛也是特牲字已
明著用牡不用牝之義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

授職人而芻之牧人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於牢頒於職人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是凡祭祀共牛者牛人也所授之職人牧人也肆師展牲必於牧人其頒之職人則充人也散祭祀之牛由充人授之司門而牧人又共不繫之牲祀五帝享先王則充人繫於牢芻之三月凡祭祀之牲共之職人必無用牝之理月令孟春犧牲無用牝仲春祀不用犧牲爲民祈小祀言之陸氏佃於此云祭天容或乏少用牝犢甚誤史記平準書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崔駰注但云牝馬以牝則能孕字故以其類言之經云牲孕以別於犢累牛騰馬皆孕類也犢牛子未有牝牡故以

是明之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

鄭注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孔疏大路殷祭天車也先路亦殷路殷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飾爲先嵩燾案明堂位大路殷路也自就爵言之注家據以釋經凡記所云大路通謂之殷路周禮巾車五路玉路以祀而云祭天用木路顯與周禮違巾車木路次五天子乘之以祀天尤非所詳矣詳見禮器 禮經云大路卽巾車之玉路以郊天尊之曰大路先路如大僕之左馭前驅齊右之前齊車道右之前道車次路如戎僕之倅車道僕之貳車田僕之佐車馭夫之貳車從車使車皆是也鄭注尙書顧命大路玉路綴路玉路之副先路

象路次路象路之副疑先路次路隨事爲名左傳成二年公會晉師於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襄二十六年鄭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是大夫車馬之賜通名爲路先路次路著其等耳禮器之次路與此之先路次路略舉見例皆以發明郊天尙質之義以補巾車之職之所未備而存周禮之遺鄭注一以殷路釋之疏於此乃云殷三路以質爲尙竝經義失之矣

大饗尙腶脩而已矣

鄭注亦不饗味也啇𣺌案儀禮賓祭皆先薦脯醢脯邉實醢豆實盆合薦之燕禮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祭脯醢聘禮賓賓受醴宰夫薦邉豆脯醢賓升筵祭脯醢

公食大夫禮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於醢上豆之閒祭凡薦先脯醢賓祭亦先而後及肺禮有饗有食有燕儀禮不詳饗禮略於聘禮見之說文脯肉乾也鄭注士昏禮腵脩擣脯施薑桂莊二十四年公羊傳棗栗云乎腵脩云乎何休注腵脩脯也此云腵脩卽脯醢之加於籩豆者饗禮太牢陳鼎俎而皆先薦脯醢自一獻至九獻皆然大饗尙腵脩云者言大饗禮盛仍以薦脯醢爲先也鄭注承上血腥爓祭用氣爲說似非經旨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

鄭注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爲賓賓爲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孔疏卿禮三獻其介大夫謂之三獻之介大

夫席再重今爲介降一席萇蒲案周官大行人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此爲天子饗諸侯之儀準此以推諸侯相朝其卿大夫爲介者皆當三獻司几筵王設莞筵加繅席次席諸侯蒲筵加莞席莞筵加繅席陳氏禮書據以爲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二重則諸侯之卿大夫當席一重然禮器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卿大夫再重所謂大夫自據王朝之大夫言之侯國大夫當下於天子一等準此以推諸侯之卿大夫皆當席一重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

孔疏此經所論謂夏殷禮也引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

象是秋嘗有樂王制凡養老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
人修而兼用之蓋春夏用饗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
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春合舞秋合聲下言
登歌清廟是秋時養老亦用樂嵩燾案疏所引是也而遂以
此經爲夏殷禮則非陳氏禮書冕而總干施於食禮詩商頌
顧予烝嘗而有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小雅以往烝嘗而有鐘
鼓既戒鼓鐘送尸則嘗有樂矣樂師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
奏鐘鼓鎛師饗食奏燕樂籥師賓客饗食鼓羽籥之舞是食
有樂矣食嘗本皆有樂殷人尙聲樂闋而後迎牲商頌烝嘗
用樂是其明證疏謂食嘗無樂爲殷禮尤爲失考儀禮鄉飲
燕射皆有樂覲禮饗諸侯聘禮饗賓無樂公食大夫禮則食

禮之僅存者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則祭禮之略具者皆不言樂而祭有祼獻有朝踐有饋食有酳尸獨以饋食爲名義亦近於秋嘗疑周禮固是如此燕禮薦脯醢有折俎有羞膳亦兼食道周官序樂言饗食不言燕射燕射亦可以通饗食爲名經文各舉一義不相爲害小雅諸詩多出自東遷以後禮文固多變矣言禮者參考之以通其變焉可也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鄭注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嵩燾案儀禮聘禮賓及上介士介皆有私覿鄭注以臣

禮見也蓋聘禮致命以賓禮爲君致敬私覿者所以自致其敬也皆有庭實覿禮無私覿諸侯北面覲天子自執臣禮無所容其私覿也疑此當分兩截讀之朝覲者諸侯見天子諸侯相見通曰朝至連朝覲爲辭則列國諸侯尙無敢僭此名者大夫使於諸侯曰聘使於天子亦曰聘此云朝覲大夫之私覿謂諸侯朝覲天子而大夫以私禮見喪服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總衰傳曰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惟以時見明與庶人之齊衰三月者異也諸侯之大夫不純臣於天子故亦爲之私覿而從其君以朝覲則義繫之其君而以私覿上干天子故曰非禮至於諸侯大夫相聘之有私覿周禮也殷道尊尊常主於義周道親親常主於仁聘禮賓覿賓及上

介士介奉幣入奠以交歡覜鄰國之君猶其君也此周道之仁也大夫執圭而使益承上私覿而據殷禮以正周禮之失私覿者殷禮所無也庭實旅百何爲乎諸侯之庭所以明聘禮私覿之非也聖人於禮曰從周者爲其儀文度數之可近徵也其於禮之因革損益必有通變者矣檀弓云殷道也學者行之云孔子善殷云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政於冢宰三年云讀賵非古並據殷禮言之益皆孔氏之遺意也舊注泥聘禮之文展轉求通疑非經旨

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孔疏襄仲季孫意如雖强君不能殺據時有能殺者言之舊

壽案春秋莊公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二十六年曹

殺其大夫三十二年公子牙卒閔公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自莊公以前書殺者二而或非其罪爲大夫之以罪死自公子牙始牙死以鴆而春秋書卒慶父死以縊而春秋書出奔此記禮者所以爲春秋表微也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鄭注僭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檔蕭案明堂位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明魯用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太廟世室竝儗周制無爲文王立廟之文疏引襄公十二年臨於周廟杜注周廟文王廟也爲證

又引匡衡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祖所自出大傳言公子之宗道自天子諸侯皆然王者絕宗而立母弟以爲兄弟之宗宗必於廟無廟則宗無所繫昭十八年鄭火徙主祏於周廟杜注周廟厲王廟也鄭爲宗國鄭亦以母弟爲宗故皆得立廟然曰周廟而不曰文王廟厲王廟者明大宗之系之出自周而已不設主也不設主則不得繫之文王厲王記言魯禘甚詳而不言禘周公之所自出明周廟雖禘祭不與義不得設主故也左氏傳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茅蔣胙祭臨於周公之廟而推言其例云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所云又別一義同姓統之太廟宗廟者太廟也同宗則太廟以下有大宗小

宗之分而皆可以序之於祖故於祖廟祖廟者王考廟也同
族則五服之親繫之於考故於考廟邪凡茅蔣周公之胤左
傳特著周公之廟以別之明非凡例也杜注以宗廟爲所出
王之廟證之禮經無能合者似未宜以釋之周廟爲例也釋
周廟禮也非僭也鄭注三桓見而僭焉恐誤
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鄭注齊者止樂而二日伐鼓則是成一日齊也當攷案周禮
大胥凡祭祀用樂以鼓徵學士前云春合舞秋合樂先祭而
習其事次云比樂官展樂器將祭而偷其儀則此之徵學士
當在臨祭先一日鄭引文王世子大昕鼓徵所以警眾爲證
是也凡經言三日七日皆合用事之日計之大司樂大祭祀

宿縣以聲展之買疏宿縣者於前宿預縣之於時王致齊於廟之齊宮鼓徵學士亦當於廟先祭一日當致齊之二日記禮者引孔子之言云齊者止樂而於廟伐鼓警眾使齊者之心覆蕩不甯爲不宜也鄭注三日齊二日伐鼓止得齊一日似失文義王肅輯家語因謂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鼓鐘之音不絕冉有問而孔子答之據少牢禮宿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筮尸遂宿尸宗人告旦明行事是大夫祭致齊一日筮尸宿尸並同日桓子齊三日鐘鼓爲樂瀆禮甚矣而還以宗廟之敬責之也哉

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

鄭注祊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

同時而大名曰繹嵩燾案說文祊門內祭先祖所旁皇也詩
祝祭於祊毛傳祊門內也鄭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使祝博
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皆不名爲繹祭獨注禮器
爲祊乎外云卽明日之繹祭也此經明分繹與祊爲二鄭並
合而釋之陳氏禮書因論禮有正祭之祊有繹祭之祊正祭
之祊於門內之西室故毛氏釋詩以祊爲門內繹祭之祊於
門外之西室故鄭氏釋郊特牲以祊爲門外此禮今不可考
鄭注有司徹卿大夫旣祭而儐尸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
繹爾雅閍謂之門祊之名祭義取諸此故毛傳直以門內釋
之而儀禮有司徹埽堂司宮筵於戶西南面鄭注爲尸席也
無祀於門之禮周頌絲衣小序繹賓尸也而云自堂徂基祊

自於門內繹祭自於堂鄭氏既合祊繹爲一陳氏又析祊事爲二而曰一在門內一在門外證之禮經無能合者有司徹云侑出俟於廟門外主人出迎尸尸入門左升自西階西楹是卿大夫賓尸於堂不於門外與絲衣詩合天子諸侯亦當然孔疏繹祭於廟門外之西堂廟門之外正庫門之內也經云失之亦似未合疑繹祭禮本從簡周衰禮變遂於門內西塾行之是益求簡也記禮者正其失鄭注反引爲據是與經文自爲牾也祊者索祭也當在正祭未迎尸之前特牲饋食禮祝迎尸於門外尸入門左少牢饋食禮祝出迎尸廟門外尸入門左升自西階主人升自阼階神道尚右故尸次在廟門外西索祭於祊亦必自門西案說文云祝將命也特牲少牢禮祝贊主人贊尸無專祭

之事直祭祝於主亦贊主人爲之索祭祝於祊與詩祝祭于祊同文似專屬之祝者特牲少牢禮並云祝迎尸廟門之外主人降立阼階東疑祝出迎尸先於門內索祭非是亦無由遠主人而於祊祭也　經言祊祭而不著其時亦不詳其行禮之儀獨此正言東方之失或祝迎尸而主人自就門東索祭爲失求神之義也近任氏啟運肆獻祼饋食禮纂敘祝求神門內之祊於五獻正祭後時祝與主人方事尸於室何由出而求神於祊任氏所述倒亂失次多類此

又案家語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高子睪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經文無以祊當繹祭者家語之文未詳所據蓋王肅見鄭注未暇深考因沿其誤耳

又案凡門左右皆有堂顧命左塾說文所謂門側堂也凡門內外堂四天子諸侯庫門之內左宗廟右社稷庫門爲南正

門門東曲行爲宗廟其外則廟門也亦有左右堂而無室鄭
注祊之於廟門外西室繹之於其堂未詳所據疑庫門爲廟
門之誤廟門之內卽西塾也據有司徹禮皆於堂行之繹於
西塾變從簡也無緣行繹祭庫門之內鄭氏緣此遂謂當於
廟門之外以祊祭從門因合祊與繹爲一祭又引禮器爲祊
乎外一語以證之展轉承譌於禮固未安也
朝市之於西方
鄭注朝市宜於市之東偏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
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
爲主嵩燾案此經竝言祭禮鄭據周禮司市爲言於文爲不
類王氏章句朝市葢朝事之譌所見甚允然朝事正於室內

西方少牢饋食禮所謂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於戶內是也

當位室西南隅主婦自東房薦敦豆周褎禮廢尸入升自西

階或卽於西序行朝踐之禮以趨簡便要之經旨言祭事不

言市事固無疑也案周禮面朝後市朝市一夫注方各百步朝市夕市祇此一夫之地豈必朝東夕西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

日之始也

鄭注北墉社內北牆國中之神莫貴於社孔疏天子諸侯社

皆有稷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賈逵

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嵩

燾案鄭意以社稷當地祇王肅則謂社與地祇各爲一祭而

鄭氏注周禮牧人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是鄭仍兩存其說

其注大司樂方丘則言地祇主崑崙而於大宗伯黃琮禮地云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注大司樂以祭地亦言地祇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而於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云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又析方澤北郊爲二近秦氏五禮通考以祭地方澤與祭社尊卑廣狹大別益仍主王肅之說以禮經之文證之社稷與方澤之名社者實二事也大司樂靁鼓靁鼗奏之圜丘靈鼓靈鼗奏之方丘路鼓路鼗奏之宗廟而鼓人云以靁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與大司樂之文正相應封人掌王之社壝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專言社壝葢泰折之壝與社稷之社自別雲漢詩上下奠瘞兼言天地之祭其曰祈年孔夙謂祈穀之郊

也曰方社不質詞祭地也又分言之經傳地祇之祭但曰社而已祭義爲羣姓立社曰太社卽此經之大社也其社壇謂之大折大司樂謂之方丘合社與稷言之主畿封之地曰后土合社與郊言之主以地配天曰地示而亦通名之曰后土尙書所謂皇天后土是也天尊惟天子得祭之地親下至州社里社通庶人祭之諸侯有其國土而禮焉故統之社稷天子盡有天下之土而禮焉故統之郊社王制言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禮運言祭帝於郊祀社於國祭社稷於國大社於郊天郊而已社不專繫之郊言國以賅郊也中庸言郊社之禮仲尼燕居言郊社之義故兼天地爲言漢儒南北郊之說其原卽出此經之北壇順南郊而就陽位故圜丘南嚮順北郊而答陰義故方澤北嚮

壝者方丘之外壝也此經郊社竝舉於社曰主陰氣於郊曰就陽位於社曰用甲於郊曰用辛案下文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云郊之用辛冬至圜丘夏至方丘爲天地之正祭其餘有事於郊皆用辛有事於社皆用甲經文錯舉見義耳於社曰神地之道於郊曰明天道於社曰報本反始於郊曰大報本反始而又申其義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禮經以社配郊其祀曰天神地祇其地曰圜丘方丘與社稷之社爲二諸侯亦別立社大雅乃立冢土是也案逸周書作雒篇白虎通竝云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鑿取其方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春秋傳用牲於社用幣於社卽此定六年左傳亦謂之周社諸侯專言社天子則郊社對文桼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大傳柴於上帝祈於社周禮小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於社鄭注保祀互文郊社皆保而祀之亦足證所祀之社卽地祇之在北郊者也祭義明分二社與諸言郊社者互相發明

五禮通考直謂方丘之祭不得名社然則禮經之言不足據

而人何據乎善夫橫渠張子之言曰社者地示之祭澤中方

丘亦社也準之禮經其說固無以易矣

家主中霤而國主社

鄭注中霤亦土神也孔疏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中霤天子

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蕙田案說文霤屋水流也釋名中

央曰中霤古者寝穴後室之霤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

霤下之處也鄭注月令中霤猶中室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

者寝穴是以名室爲霤疏云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故雨霤

之後人開牖象中霤之取明也土神在室疑非經旨中霤四

周下垂而中隆起所以名室中爲中霤推原宫室之所由起

也白虎通中霤象土在中央但以中央取義竝不以中霤爲
土神有中霤而後有室有土而後有國故曰示本杜氏預云
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竝謂社與中霤皆土神恐未然
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供粢盛
鄭注二十五家爲里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孔疏都鄙公
卿大夫采地公卿大夫祭社其里之人皆往就祭嵩燾案大
司馬仲春以蒐田誓民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月令仲春之
月教民社鄭注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云大夫下
至庶人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共立一社今
時里社是也是社祭下至庶人杜注左傳二十五家爲社大
司徒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名其社與其野竝據民社言之此

承上言教民美報推論社祭之通行於天下單出里者二十五家之里社民皆得祭也民社用牲及粢盛故社田徧及國人而粢盛一取給邱乘舉邱乘以賅井邑之民謂計田以供粢盛也下文詳言蒐田祭社之禮周禮州黨族閭遠及遂縣鄙鄰皆有祭祀田役作民之事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小司徒又云惟田與追胥竭作疑四時田通及州閭以下之有祭祀者而惟社與臘得下及於庶人此經於社臘二者詳言田事亦見惟此二者之用衆多也鄭注祭法成羣立社以里社言之至允此復以社事專屬之大夫而經義全晦矣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鄭注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

而日長也又云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魯無冬至祭天之
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用辛月者凡爲人君當齊戒自新嵩
燾案鄭意竝用辛與日至爲一而云推魯禮以言周事又以
迎長日之至爲建卯之月與下日至異訓據左傳襄七年啟
蟄而郊郊而後耕月令孟春以元日祈穀於上帝鄭注元日
上辛而春秋書魯郊皆以夏四月周正四月建卯之月也鄭
以建卯之月晝夜分而日長本春秋爲說其云建子之月惟
見明堂位孟春祀帝於郊鄭注孟春建子之月而終魯世無
以是月郊者經意自分圜丘與祈穀諸祭言之圜丘祀天正
祭也周正建子一歲之始故曰始郊其祈穀諸祭則皆用辛
說文辛秋時萬物成而孰金剛味辛釋名辛新也物初新者

皆收成也祈穀用辛蓋取新意春秋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定十五年五月辛亥郊哀元年四月辛巳郊郊時不同而皆用辛先儒謂用辛爲魯禮非也凡魯禮皆周禮也用辛者祈穀之郊也昭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雩亦郊也

王氏肅云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因以日至爲冬至之月亦承鄭注之誤經旨簡括而用辛及日至始郊對舉爲文亦自剖析分明鄭注强合爲一非也

王被衮以象天

鄭注衮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嵩燾案鄭注周禮司服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旗旗而冕服九章衮龍衣也此復云有日月星辰之章而據爲魯禮謚以司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享先王衮冕而公之

服自袞冕以下如王之服經言被袞象天故鄭氏以爲公當袞冕耳而以象天之文謂備有十二章林氏之奇謂周制九章晉乃加以十二必無是理楊氏復謂公服袞冕九章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司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不言三辰十二章之服尙質也賈氏周禮疏云袞冕九章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則疏家亦知其非矣疑周尙文論語服周之冕正取其文之備而反去三辰十二章之飾而爲九章鄭氏此說必不足據被袞象天則祀天之袞十二章殆無疑也詳見王制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

鄭注養牲必養二也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孔疏以爲稷牛爲猶用也用稷牛而爲帝牛嵩燾案鄭注渾括經義而未能

詳疏謂用稷牛爲帝牛似於經文爲忤周禮牛人凡祭祀共
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芻之牧人共祭祀之牲牷以授充人
繫之充人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
亦如之是以春秋書郊皆以四月而書郊牛傷及死改卜牛
皆以正月祭義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
之郊祭卜牲必先三月共之者牧人既卜以授充人郊牛告
牷告備必其至者不吉以始卜者爲稷牛更卜其次是以春
秋有改卜牛之文未卜以前並無帝牛稷牛之名也安得如
疏所云用稷牛以爲帝牛乎具謂體色純備充人展牲告牷
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稷牛唯具言不卜也疏
時取具亦當展牲告牷非但取足而已詳味周禮之文可以

辨而知之

帝牛必在滌三月

鄭注滌牢中所搜除處也㝢案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是大祭祀之牲乃繫於牢牢之以滌名者謂其洒埽涓潔也集韻滌養牲室也變牢言滌以示誠潔周禮膳羞之牛犒奠之牛兵車之牛皆掌之牛人充人專主祭祀而散祭祀之牛尚令守門者養之故得以滌名牢非謂牢中又別有搜除之處也

天子大蜡八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

鄭注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先嗇若神農司嗇后稷是也農田畯也嵩蕭案月令祠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不言稷以稷統勞農之事爲此八蜡之主也以文義求之蜡之祭主先嗇謂八蜡之祭以始治嗇者爲主而所祭者司嗇之神則后稷是也案祭法厲山氏之子曰農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夏之衰也周棄繼之鄭注厲山氏炎帝也左氏傳魯語並云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帝王世紀神農起於烈山子者其後也是三代之祀及稷而止無遠及神農者鄭以神農后稷合下爲八於主先嗇一語爲無徵而至下及禽獸以與神農后稷爲列於禮亦有未安疑蜡祭當奉后稷爲主以統下八者之祭八者農一也田畯之沒而有功者也郵二也表三也畷四也貓五也虎六也坊七也水庸八也八者各以類相從祭社

而及門閭祭稷而及八者其義同也橫渠張子以昆蟲爲害不當祭而𢿱及百種百種以所陳祭言之黍稷及水陸之品之加於籩豆者皆是亦無祭及百種之理

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鄭注郵表畷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閭之處禽獸服不氏所教擾猛獸也孔疏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謂井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郵舍田畯處焉嵩燾案如孔說此三字相連爲文馬氏晞孟以表畷禽獸爲句表者表而祭之若周禮肆師祭表貉是也畷者畷而祭之若曲禮畛於鬼神謂接祭鬼神無迎尸之事也表畷禽獸接祭而已矣然鄭注周禮祭表貉於所立表之處爲祭晉語設望表韋

昭謂望祭山川立木爲之表不應八蜡獨爲禽獸立表疑鄭
表畷三者爲一類禽獸二者爲一類集韻鄭田閒舍也此爲
田畯所止表若左氏傳列樹以表道舉命表厥宅里疑若後
世之里坊說文畷兩陌閒道也此爲行田所經故竝列而祭
之禽獸則疏所云郎下貓虎之屬是也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
至義之盡也
鄭注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嵩燾案方氏慤云帶不以麻而
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曰喪殺此殺字
當爲降殺之義因蜡祭推類而及禽獸此所祭之物也仁至
義盡也蜡祭於歲終萬物亦於是終焉故以喪服之殺行之

此所祭之服也是亦仁至義盡也兩云仁之至義之盡意味深長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鄭注黃衣黃冠而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嵩燾案鄭意析蜡與臘爲二未免强生分別疑臘祭通天子與庶人行之月令祈來年於天宗臘先祖五祀爲天子諸侯之禮此經八蜡亦臘祭之一則庶人通行之禮也說文臘冬至後三日臘祭百神鄭注月令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風俗通臘者接也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亦曰臘者獵也說文訓蜡爲蠅胆周官蜡氏掌除骴是月令之臘爲本字此經及雜記之蜡爲假借字陳氏禮書附會鄭注遂謂皮弁素服爲蜡祭四方百物

黃衣黃冠爲臘先祖五祀而引月令祈來年天宗者蜡也以息老物臘先祖五祀者臘也以息民分別正外皮弁素服者天子以下之祭也黃衣黃冠謂庶人通行臘祭雜記子貢觀蜡一國若狂者是也案經明言黃冠草服也故野夫亦得以黃冠從祭鄭注乃以加於皮弁之上恐未然曰息田夫即雜記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也方氏慤云皮弁素服主祭者黃衣黃冠助祭者竝失之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鄭注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焉爾案月令季冬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犧牲以供祀臘祭百神其用禽必多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鄭司農讀襦爲繻云細密之羅也羅密

則得禽多諸侯貢禽以助蜡祭者並以屬之羅氏草笠而至
示與農民同其事羅氏因致禽荒之戒於諸侯以此纖不
可常也禽荒色荒古所同戒致鹿與女疑假古之以禽以色
亡國者爲之式陳之以詔使者使歸戒於諸侯經旨分明注
意疑未盡案凡祭必田而惟社與臘通天子與庶人行之社
言習軍旅之事於臘又致從禽之里有常所臘更無常所用禽尤廣故於社田
禽之戒禮之所以示節也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鄭注又詔以天子樹瓜蓏而已戒諸侯以蓄藏鎡財利也壽
祺案周禮甸師掌耕耨王藉祭祀供蕭茅供果蓏之薦甸師
天官之屬天子樹瓜華樹之甸師者也月令季冬命宰歷卿
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賦犧牲下至天下九州之民咸獻

其力以供祀其諸水土之實取之山林川澤皆民力所殖也惟瓜華宜薦新不能斂藏故天子自樹之承上文言諸侯貢禽天子亦自出其瓜華之薦新者以與民同樂示臘祭之爲惠溥而用宏也王制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惟臘祭視歲豐儉以惟此祭之與民同也注以戒貪爲義失之

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

鄭注移之言羨也孔疏蜡祭豐饒醉飽酒食使民歆羨蕩蔘案廣韻羨餘也詩四方有羨毛傳云羨餘也箋謂有饒裕史記貨殖傳時有奇羨崔駰注時有餘衍也鄭意葢謂以民力之餘衍及之疏據歆羨爲說恐非鄭意廣韻又云移延也大傳絕族無移服疏云在旁而及曰移言不延移及之因四方

之有餘而延移及於民人使之同樂正與上謹民財義相對
周氏諝云移民者斂民之所有餘而供其祭但以供祭爲言
義固未盡
旣蜡而收民息已故旣蜡君子不興功
鄭注收謂收斂積聚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臘必
矣蒿龕案鄭意以此云旣蜡而息民與上言黃衣黃冠而祭
息田夫爲一事蓋謂先舉八蜡之祭而後臘先祖五祀臘卽
所以息民也誤合經義於語言之外遂生無數轇轕經言民
息已謂農事至此始畢民可以休息矣諸言息田夫息老物
就事言之此言民息蓋總結其義辭愈繁而意旨愈深余氏
心純云民息者民自息也不興功君子之息民也此二語實

爲蜡祭後之餘義注失之

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鄭注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蒿𧃑案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多以水陸相副如鄭注所引外饋食之脾析蠯醢加豆之筍菹魚醢箈菹雁醢皆以陸產合水產之醢饋食之蜃蚳醢加豆之深蒲醓醢又以水產合陸產之醢鄭意以周禮饋食恆豆陸產而醢水產遂以此經爲諸侯之禮內則有腶脩蚳醢麋膚魚醢而所敘膳之屬二十皆豆實也鄭注特牲禮羞庶羞四豆云四豆者膮炙胾醢用內則爲訓

少牢禮亦云羞葵兩瓦豆有醓亦用瓦豆設於薦豆之北鄭注葵醓四豆爲加豆然則豆實固不盡於醢人所掌而士冠禮士虞禮又特牲少牢禮皆有葵菹蠃醢旣夕禮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皆恒豆也豈得謂諸侯以下之恒豆菹必水草而醢必陸產乎經文約略言之明水陸之互備而已意或恒豆與加豆水陸相閒爲用此經所述別爲一義蓋記禮者之辭也鄭注失之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鄭注雜記大白緇布之冠不緌冠而敝之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孔疏緇布之冠初加暫用罷冠則敝棄之又引皇氏

疏雜記緇布冠無緌而玉藻云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諸侯位尊盡飾故有緌也嵩燾案士冠禮緇布冠青組纓鄭注內則冠緌纓云緌纓之飾也儀禮喪服斬衰冠繩纓齊衰冠布纓是凡冠皆有纓纓之餘下垂以爲飾謂之緌檀弓喪冠不緌謂扱其餘也大白緇布冠不緌正以冠主質素不爲飾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鄭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說文纓冠系也此云屬於缺謂以二組系於頍端卷結頤下緇布冠蓋有纓而無緌非但結頍固冠而已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下云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正據冠禮言之天子元冠諸侯以下皆緇布冠而以緌別異之士

青組纓諸侯雜以五采爲繢纓繢緌蓋繢纓之譌元冠有緌而緇布冠無緌玉藻獨於緇布冠言緌非事也臯云諸侯盡飾故有緌恐未然

又案玉藻居冠屬武自諸侯下達有事然後緌是禮冠必緌而居冠不緌文質之異緇布冠不緌者從其質也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疑此敝字當作蔽廣韻蔽掩也緇布冠纓之餘則扱之不云扱而云敝者取掩蔽之不爲飾也玉藻及此兩言冠而敝之鄭注訓爲敝壞之敝於義無取考工記工人長其畏而薄其敝鄭司農云敝讀爲敝塞之敝前漢東方朔傳敝膝師古曰敝與蔽同是敝蔽二字古本通用

醮於客位加有成也

孔疏若夏殷醮用酒每一加則一醮於客位周則用醴三加畢乃一醴於客位爲薦案士冠禮若不醴則醮鄭注若不醴謂有舊俗可行意謂或醴或醮各從其俗而陸氏佃云適子有故而醮若無故有冠醴無冠醮均因儀禮若不醴之言望文生義又與此疏異說詳儀禮文義主人立於序端西面賓字冠者出主人送於廟門外賓就次乃醴賓以一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而醮禮不言主人不言醴賓下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主人紒而迎賓如冠主禮正承不醮則醴之文言之鄭注父兄謂諸父諸兄然則此主人爲諸父諸兄前主人即冠主冠者之父也疑醴禮冠者之父主之亦醴賓其禮

簡而嚴醮禮有乾肉折俎有特殺加以籩豆於禮加隆而不
醴賓孤子之冠然也此云醮者近辭說文醮冠娶禮祭鄭注
士冠禮酌而無酬酢曰醮是冠娶皆可云醮而孤子之醮正
以不酬賓故也陸氏云醴禮簡醮禮繁醮用酒醴用醴醴在
房內醮在房外醴側酢醮折俎似謂醮隆於醴然用醴以簡
而隆用酒以繁而殺古禮正如此是以醴禮三加皆有加辭
三加畢有醴辭醮則三加各爲醮辭而已是醴禮簡而文而
多戒辭醮禮數而直而多戒辭父命與孤子之非出於父命
各有取義故也據士冠禮若不醴則醮不言主人禮之有冠
父命之也不言主人無父命可知或父逝適而行冠禮諸父
諸兄主之其禮並同鄭注士冠禮多未分明疏乃以夏殷用

醮用用體爲說失之遠矣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鄭注常所服以行道之冠也或謂委貌爲元冠孔疏三代俱用緇布而其形白殊周爲委貌之形殷爲章甫之形夏爲毋追之形行道謂養老燕飲燕居之服若視朝行道則皮弁也

嵩燾案左氏傳昭元年冕弁端委十年晏子端委立於虎門之外杜注但訓爲禮服國語晉侯端委以入武宮董安于曰臣端委以隨宰人韋昭注端元端委委貌論語端章甫陸氏耀適云章甫元冠也端委連文是委郎元冠後漢書輿服志委貌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狀如覆杯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禮圖謂毋追有覆杯之狀釋名牟追牟冒也以

其冒髮追追然也周禮追師鄭司農亦引士冠禮記牟追爲證云追冠名周禮鍾人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注士冠禮云元則六入元黑色緇則黑之甚者元冠緇冠素冠當同制各以色爲名此當云周之委貌即元冠也元冠緇布冠同制故亦可名委貌毋追章甫其遺制也故皆以道言之注云行道泥字爲訓疏遂據事以釋之其云元衣養老據王制云元端以居皮弁以日視朝據玉藻則天子之服也士冠禮始加緇布冠而服元端緇布冠元冠近謂之委貌安得加鄭注常所服以行道之云哉

周弁殷冔夏收

鄭注齊所服而祭也孔疏其制之異未聞嵩燾案鄭注周禮

弁師弁者冠之大稱其注士冠禮爵弁制如冕黑色但無繅
耳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然則爵弁皮弁制同而色異惟爵
弁色與冕同說文弁冕也世本黃帝作冕應劭曰周始加旒
周冠通以弁爲名而加旒曰冕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
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檀弓周人弁而葬殷人冔
而葬王制所言學禮也學記皮弁釋菜冕弁字正通鄭注周
禮司服弁經如爵弁而素范氏甯云爵弁一名冕有收特殊
所謂夏收殷冔者也皆以爵弁近冕文王詩常服黼冔正謂
冕服助祭故孔疏以周弁一條專言爵弁要之經意但分冠
弁二者以見三代弁服各易其名而其實一也周弁兼士冠
禮爵弁皮弁言之鄭據爲齊祭之服似泥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

鄭注以官爵人德益厚官益尊古者謂殷以前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諡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諡今記時死則諡之非禮也嵩燾案周禮有世祿無世官未有嗣爵爲大夫者惟諸侯繼世以立故有諸侯冠禮而無大夫冠禮其言天子之元子士也謂冠禮自天子之子皆以士禮行之推而上之天子諸侯之冠禮猶士禮也玉藻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天子諸侯冠禮之有異皆當起

於夏時言諸侯以上賅天子世降而文而名因之以起殷以前有命官而無命爵大宗伯九命之等典命五儀之數至周而後詳官事也爵名也此質文之差也殷以前天子諸侯皆名之堯舜禹名也殷而後有字太丁太甲以下以干相次字也至周而後有謚謚亦名也質文之差也左氏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則諱之謚之所以行也殷以前無有也故生無爵死無謚爵與謚皆所以爲名也蓋因冠禮而推言之注似未能分晰

又案以官爵人德之殺也與死而謚今也二語平列諸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周制然也以官爵人者官任其職而又以爵命之世降文勝而德已殺也因推而及謚皆爲之

名以示等也爵以明貴謚以別賢其義一也曰今也者變文言之

導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

鄭注己親之所以使之親己嵩燾案哀公問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此下亦云敬而親之敬與親對文躬所自致之謂敬親御授綏親之也猶言躬自致之躬親之所以致其敬也惟敬而後能致其親故此與哀公問皆以親與敬並言之

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鄭注灌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孔疏酌鬯酒灌地以求神嵩燾案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注周禮大宗伯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詩文王傳祼灌鬯也周禮鬱人掌祭祀賓客之祼事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鄭注爵行曰祼大行人上公之禮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是凡鬱鬯用瓚施之祭祀賓客通謂之祼鬱人和鬱鬯實彝而陳之明堂位謂之灌尊亦謂之鬱尊始獻酌之瓚以祼尸祭統所謂獻之屬莫重於祼是也鄭注小宰凡祭祀贊王祼將之事云祼之言灌也明不爲飲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據特牲禮凡獻尸皆祭啐而後奠斝奠置也祭者尸祭神啐者嘗而不飲鄭以明不爲飲謂

灌之義而徐氏鉉云瓚亦圭其首爲勺形其柄爲注水道所以灌然則祼之言灌因瓚以名之而祼遂亦通爲灌其禮則始祭之正獻也自白虎通楊爲灌地降神之説孔疏遂據以爲訓王氏詩稗疏小宰凡祭祀贊祼將之事小宗伯凡祭祀以時將瓚祼鬱人詔祼將之儀與其節是祼將之事詔其儀節者鬱人酌之於彝以授王者小宗伯王奉之而轉以授尸[illegible]小宰尸受而祭之啐之不卒爵而奠之並無灌地降神之說禮器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豈諸侯賓客之前亦傾酒於地以求其降乎國語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韋昭注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潔投壺曰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注灌猶飲也然則灌之爲訓乃飲之異

名豈必傾沃之於地乎王氏此辨至允鄭注明言獻神疏乃援灌地求神為說朱子論語集注因之此禮遵行至今而鄭氏之義隱矣

又案周官甸師祭祀供蕭茅鄭司農云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故謂之縮其說亦與白虎通相近而與此經縮酌用茅之義實顯相剌謬詳疏義灌地降神亦因經文有臭陰達於淵泉一語附會及之而經義先以祼者取鬱鬯合而水性沈下故謂之臭陰陰者凝而下聚也故曰致陰氣非必灌之地而後達於淵泉也案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於篚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於几東席上東縮佐食取黍稷祭於苴取膚祭祭如初是祭用茅以藉食易言藉用白茅是也縮酒藉食均與灌鬯無涉說文鬯以秬鬯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鬱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云降神猶言來格之

義亦竝無灌地降神之說也

故旣奠然後焫蕭合羶薌

鄭注奠謂薦孰時嵩燾案祭義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云焫蕭正與祭義合蓋朝事也祭禮朝踐薦腥猶神道也饋事薦熟乃始事以人道求陰求陽求神也周人先求諸陰故先灌鬯而後燔燎升首以報陽祭黍稷加肺以報陰求先報後皆祭之始事也信南山詩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箋云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膋以升臭竝在始割牲時則此焫蕭合羶薌在朝踐而不在饋食明矣其云旣奠然後焫蕭者禮器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明堂位君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祭義君牽牲夫人薦盎祭統君執鸞刀羞嚌

夫人薦豆四者文别而義同據周禮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鄭注王既祼而出迎牲后乃從後祼禮器薦酒列之迎牲之後祭義薦盎列之牽牲之後皆謂從祼也九嬪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籩豆特牲少牢禮始祭主婦薦豆設敦明堂位祭統之薦豆謂奠器也此云既奠合證之其義自明鄭以為薦熟時者誤也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

鄭注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謂朝事時也朝事迎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於鑪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嵩燾案說文祝祭主贊辭者少牢禮主人戶內西面祝在左主

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用薦歲事所謂厭祭也旣酳尸
尸執奠命祝祝受以東北面於戶西以嘏於主人於禮爲受
嘏詔神詔主人皆在室經以求神爲義則詔神也在未迎牲
前特牲禮凡席陳於西堂祝筵几於室中東面室中神席也
西堂几席或以坐尸疑尸入門升自西階有坐尸於堂之禮
此當在尸始入時蓋凡祭主東面尸南面皆於室惟儐尸於
堂有司徹所謂埽堂筵於戶西南面者尸席也又筵於西序
東面侑席也是儐尸專取侑尸而尸南面侑者東面所以尊
尸也安得援室中主席於奧之例而謂朝事迎尸於堂南面
主亦東面乎其云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隋於主所謂詔祊
者何屬而以當燔肝之制祭旣無祝詔又不於堂於義無取

又所謂墮者綏祭也尸有墮祭主無所爲墮也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明爲二事經以納牲於庭升首於室相次爲文當幷在迎牲前無疑

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

鄭注直祭祝於主謂薦孰時也索祭祝於祊以於繹祭名也

嵩燾案特牲少牢禮竝有厭祭主人西面面主特牲禮薦兩豆籩牲鼎魚腊鼎升所俎設兩敦兩鉶少牢禮薦四豆有羊俎豕俎魚腊俎設兩鉶此爲饋食禮故在視殺之後天子宗廟之祭先有制祭而後迎牲所云制祭正當直祭於主時蓋制祭燔肝與取膟膋燔燎實爲二事禮器云制祭在割牲前是其明證案鄭注人以詔神於室又出以隋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而敘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

主席東面籍疑朝事爲直祭於主鄭注並延尸與主於堂未詳所據制祭於主前卽特牲少牢

禮之厭祭也謂之直祭明無獻侑酬酢之事而鄭以爲孰當之誤矣祊說文作鬃云門內祭先祖所旁皇也楚茨詩祝祭於祊毛傳祊門內也鄭箋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毛詩說祊字但謂求神祭統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相連爲文皆在迎尸之前是亦祭祀求神之一義鄭氏詩箋依毛義而其注禮乃一以釋祭當之於經旨皆不可通祊與釋二者交互而其說乃日紛紜矣詳見禮器

祭齊加明水　明水涗齊貢新也凡涗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

鄭注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元酒也蕭燾案周禮司尊彝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是五齊以三酒涗之祭齊加明水所謂元酒明水之尙蓋設而不爲禮無以明水涗齊者黍稷與肺竝祭齊與明水竝陳故皆可言加加者通辭也案祭義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朝事無用鬱鬯者鬱鬯謂灌禮也而云加亦通言之下文明水涗齊卽明酌也周禮酒正所謂清酒以涗盎齊者玩經文潔著此水之義似與司烜之明水各別

又案祭統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鄭注涗盎齊也盎齊涗酌也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鄭意亦疑明水不可涗盎齊故分析言之然繹意但著其淸而已變涗酌爲涗水者言其淸也周氏諝云盎齊而下涗用明水從其味之薄尤爲無據

稱曾孫某謂國家也

鄭注曾孫某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嵩燾案曲禮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武成告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曾孫周王發晉平公禱於河曰曾臣彪陸氏佃云此爲有國家者之稱故曰謂國家也

腥肆爓腍祭

鄭注治肉曰肆腍孰也嵩燾案周禮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鄭司農云肆陳骨體也小子羞羊肆羊殺鄭司農云羊肆體薦全烝也羊殺體解節折也鄭注大司徒進所肆解骨體引士喪禮曰肆解去蹄注小子肆讀爲鬄案鄭注士喪禮鬄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今文鬄爲剔儀禮明言四鬄鄭因羞其肆之文引爲肆鬄因遂訓肆爲鬄展轉相因似均非肆字本訓也

楚茨

詩或肆或將傳云肆陳也箋云陳其骨體於俎掌戮凡殺人
者踣其尸肆之三日鄭注肆猶陳也禮器郊特牲竝云郊血
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郊特牲亦云血腥爓祭用器也竝以
腥爓爲次此云腥肆爓肆若祫郊之全烝以陳於俎亦腥類
士喪禮四鬄去蹄爲肵實特豚則爲孰也不當列腥爓之閒
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司農所云肆體爲全烝者
是也特牲禮請期曰羹飪鄭注飪孰也飪亦通爲稔爾雅釋
言饙餾稔也說文食部飪大孰也禾部稔穀孰也穀孰曰稔
羹孰曰腍義正相通腥爓腍卽禮器郊特牲之云湛爓孰也
治肉當爲薦孰之義注謂肆爲治肉者非也

汁獻涚于醆酒

鄭注獻讀爲莎秬鬯煮鬱和盎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嵩燾案周禮司尊彝鬱齊獻酌鄭謂獻當爲摩莎之莎疑獻酌與縮酌涚酌爲類云摩莎泲之可也此云汁獻涚於醆酒是以汁獻當鬱齊不得遽云摩莎方氏愨云以煮鬱金汁和之曰汁以獻之而不縮曰獻灌用鬱齊爲九獻之首祭統獻之屬莫重於灌故通謂之獻語最分明周禮鬱齊醴齊盎齊舉其名獻酌縮酌涚酌詳其用獻者和而薦之縮者縮去滓涚者所以泲之此於涚酒舉其名縮酌汁獻又著其用與周禮之文互相發明汁獻之獻似不必破讀爲莎

猶明清與醆酒於舊澤之酒也

鄭注舊澤之酒謂昔酒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不知云若今

明酌清酒與醆酒以舊澤之酒泲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

嵩燾案周禮酒正以法共五齊三酒所云三貳再貳一貳蓋

六尊之有副者亦即所以況酒而泲之齊酒不貳則鬱齊也

疑明淸與醆酒一語總結上文盖灌事用鬱齊朝事用醴齊

饋食用盎齊醴齊泲以事酒事酒明酌也盎齊泲以淸酒鬱

齊泲以醆酒醆酒盎齊也厚薄淸濁不同所泲亦異凡酒新

成則氣烈久釀則味𩡧此舊澤之酒約略言之不專指昔酒

言此明淸醆酒之相泲欲使厚薄淸濁之互相得而其味適

醕與舊澤之酒相當也注恐失之

禮記質疑卷十一終